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

——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

О социальном идеале Маркса

[俄]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RATION & TRANSLATION

中央编译学术文库
ZHONGYANGBIANYIXUESHUWENKU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

——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

О социальном идеале Маркса

[俄]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俄罗斯)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

(中央编译学术文库)

ISBN 7-80211-248-6

I. 被...

II. ①斯... ②孙...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003 号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139 千字

印 张:5.625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1.80 元

译者的话

龙种还是跳蚤

——马克思理论研究在俄罗斯

斯拉文教授的著作《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在中国翻译出版了。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斯拉文这个名字，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苏联时期他曾担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其前身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和编委会成员，中央教师进修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评论家，哲学博士。目前他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新生活报》主编。苏联解体后，特别是最近十年，他撰写了多部关于社会哲学、当代政治、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之后……》（1997年莫斯科版）、《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200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关于社会主义的对话》（2001年莫斯科版）、《社会主义与俄罗斯》（2004年莫斯科 YPCC 出版社版）等。他目前的学术政治观点属于俄罗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左翼。

苏联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意识形态，当时苏联拥有一大批专门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学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其中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倒背如流”和“如数家珍”。斯拉文教授就是这样的理论家和专家。他理论功底扎实，治学态度严谨，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

重视。他长期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是苏联时期研究经典著作的著名学者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不仅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也使俄罗斯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低潮。苏联解体初期，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俄罗斯当局对共产党人及其意识形态、价值观进行了空前的围剿。一时间，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异常活跃。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遭到取缔，甚至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禁止，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一度被迫中断。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对这些学者来说，痛苦的不仅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更为深刻的是精神生活方面，是在内心的价值观、世界观层面上的困惑和痛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现在他们的理论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甚至被明确置于非法的境地，其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使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真空。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人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政治分野。比如，从前的马克思主义教员布尔布利斯变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急先锋，他最终当上了国务秘书。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被迫改行，或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或彻底离开学术和教学岗位，自谋生路。还在坚持研究的少数学者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既无学术环境，也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可供发表成果的学术刊物和出版渠道，连自身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读者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同时兼任好几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彻底摧毁了原

有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原有的社会财富进行了掠夺式的再分配。社会上很快出现少数寡头垄断富裕阶层，而大多数俄罗斯人则陷入贫困境地。但“休克疗法”式改革并没有像它的设计者所预料的那样给人民带来“资本主义的光明未来”，也与广大群众原先的预期大相径庭，结果使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1993年在莫斯科发生了炮轰白宫的事件，同年12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时，处于逆境中的共产党人成功进入国家杜马并组成了较强大的议会党团，这同1991年底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时人民的冷漠反应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无疑也是俄罗斯人民对“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产生失望情绪和社会主义思想在选民心目中的威信开始回升的表现，同时，这种现象也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俄罗斯出现复兴的迹象。时隔两年，在1995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得票率位居榜首，组成国家杜马中最大的议会党团。接着，在1996年6—7月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共产党人候选人久加诺夫成为叶利钦总统最强劲的对手。虽然他最终得票负于叶利钦，但是仍然获得了40%的选票。苏联解体仅5年时间，在俄罗斯就出现了群众情绪左倾的现象，这表明，人们对私有化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后果感到厌恶，开始以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体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思想。

此后，俄罗斯社会上开始出现某种松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逐渐恢复起来。在俄罗斯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中，一部分人仍遵循苏联时期的官方观点，另一些人则开始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思考和探索苏联解体的原因。如果说，苏联时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带有官方垄断和组织色彩的话，那么在解体后的俄罗斯，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则带来更多的独立的自愿的学术性质，反映的是学者

的独立见解。这些学者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危机之后，开始认真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何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崩溃了？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会蓬勃发展？应当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面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斯拉文教授就是这样一批学者中的学术精英，作为俄罗斯左翼学者，在苏联解体后一直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

当时，俄罗斯学者开展了激烈的理论争论。一些左翼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在社会主义的危机面前变成了小学生。在俄罗斯社会野蛮的资本主义化的条件下，左翼学者应该用新的态度和新的方式来定义社会主义。面对前辈们建造的、由于内部矛盾的压力而倒塌的大厦废墟，理论家的任务是清理瓦砾，打扫场地，绘制新图纸，但不能把今后还能用、并且应该用的东西扔进垃圾筒。社会主义的复兴应该从理论工作开始。^①

那时，俄罗斯学者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

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质问题，新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压制个性、个性完全屈从国家和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全面计划，因此，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而左翼学者则指出，马克思和列宁从来都不认为压制个性或全面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实质。相反，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开辟的不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而是通向“自由王国”之路，在“自由王国”里，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政权和文化分离的状况完全消失，取代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是能

^① 参见《国外理论动态》杂志1994年第11期第82页。

够保证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个“自由王国”显然是指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劳动人民不断摆脱社会奴役和克服异化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相当长期和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开始沿着增加人的自由、全面发挥人的才能和潜力的方向前进。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崩溃，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在这里发生了变形，成了所谓的“伪社会主义”，官僚主义扼杀群众的自由，用“来自上面”的指示偷换群众的自由，因而消灭了群众的自由。所以，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敌人。^①

左翼学者在讨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变异性”问题。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变形总是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或背弃马克思主义同时开始的，这两种情况都是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第一个阶段，教条主义盛行，在最后的年代，苏共领导人则开始疏远马克思主义，用各种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偷换马克思主义。结果使“社会主义”的概念“模糊不清”。从哲学和历史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是逐步克服一切形式的剥削和社会异化、确立真正民主、劳动人民自治和个性自由的一个阶段。从经济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是生产实现社会化、公有制和其他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所有制的结果。从社会政治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政权。

对于“市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还是一种处于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进行交换和分配的一般文明机制”的问题，左翼学者认为，市场是一般文明的机制，应该受到调控，包括国家有意识的调控。对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私有制完全占统治地位的范围内才会

^① 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1995年第3期第26—27页。

有真正的市场”的观点，学者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斯拉文认为，市场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和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作用是不同的。市场可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也可以为数万“上层人物”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和市场并不矛盾。而在“市场和计划”问题上，社会主义的经验已经表明，不是计划经济活动站不住脚，而是应该把计划的原则和市场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①

还有学者提出，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模式是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实现的模式，即通过改良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另一种模式是克服了官僚主义变形和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大多数左翼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是无法从思想史或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的实践活动中抹掉的。应该根据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重新估价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②

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者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研究问题的角度、范围和所阐述的观点十分多样化。他们的研究活动经历了从迷茫困感到苦苦求索的过程，从埋怨苏联和苏共领导人到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直至开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目前，俄罗斯社会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者一般统称为左翼学者，他们大致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流派。

1. 民主社会主义学派。主要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一批政治家

① 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1995年第3期第28—29页。

② 参见《国外理论动态》杂志1994年第15期第116页。

和学者。他们仍然坚持当年戈尔巴乔夫主张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推崇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道路。这些学者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他们经常举办各种讲座和讨论会，出版一些研究文集等。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奔向自由——20年后看改革》一书就是该基金会对20年前改革的一次回顾和总结。

2. 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是理·科索拉波夫。他们仍然坚持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不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批评俄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久加诺夫是机会主义者。科索拉波夫自己还编辑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续集。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俄罗斯属于极少数派，只在“正统的”共产党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

3. 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布兹加林和安·科尔加诺夫。布兹加林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曾经是苏共内部“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他也是“选择”运动的领导人。其主要出版物是《选择》杂志。在他们周围聚集的左翼学者最多。这些人经常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书籍和小册子。布兹加林教授试图以新的态度和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尝试创造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他没有阐明他的理论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界限。1993年11月18日俄罗斯《真理报》上介绍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一次学术会议的文章《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曾在我国引起重视。与此同时，布兹加林教授还是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4. 全俄争取社会主义学者协会。该协会是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发起成立的，在俄罗斯76个地区有分支机构。他们的主要任



务是研究历史经验，科学地、创造性地反思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团结被剥削人民为争取人民政权、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其出版物是《对话》杂志。该学会的许多成员同时也是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成员。

5. 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学者。这是指那些仍然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但形式上却不属于任何团体的学者。他们经常参加由各种协会、学会和基金会等团体和机构组织的学术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不受任何组织的约束。

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中，目前比较活跃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学派和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学者。斯拉文经常参加左翼学者的这些活动，在一些理论研讨会上发言并同其他学者就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争论。

目前，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者活动的特点是：既组织本学派的学术交流活动，也积极参加其他学派组织的学术活动，而且能够自由讨论和争论，参加活动的全都是对理论感兴趣和有一定研究功底的学者，即使不是一个流派，彼此之间也都很熟悉。举办学术活动的形式也很简单：借一间办公室，每人喝一杯茶水，就可以开一次热烈的讨论会。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讨论会安排在下班以后，因此一些人从工作单位直奔会议场所。译者曾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讨论会，深为这些学者的执著精神所感动。

在这些左翼学者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者并不多，而就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著书立说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这里既有客观原因，如研究成果不能出版，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无法借此维持生计等等，也有主观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严肃、严谨、深奥的科学，不下苦功夫、不花大气力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斯拉文教授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多



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实属难能可贵。当年斯拉文教授曾是俄共中央委员，是俄共党内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由于和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存在巨大的思想分歧，他于1994年写了《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致久加诺夫的公开信）》，随后退出俄罗斯共产党。此后，他的工作多次变动，但理论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

最近几年，斯拉文教授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他认为，长期以来鼓舞和推动马克思为改变现存世界而斗争的社会理想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略。他结合俄罗斯的现实情况，用论战的形式驳斥了社会上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从源头上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进行了科学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他认为，今天在思想上迷失方向，在精神生活中找不到自我的俄罗斯亿万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真实的马克思。自己作为学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个任务。

可以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意见。且不说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者，即使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中，也不乏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主义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发展，同时也是在与形形色色的观点、甚至包括与敌对的观点理论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运用他所创造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构想。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在以苏联为首的一系列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斯拉文在书中列举了论敌们诽谤马克思的一些看法并指出，这些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将唯物辩证法偷换成形而上学，把历史主义变成历史发展天定论，将自由变成“铁的”必然性，把社会主义变成极权主义，使科学变成宗教和对“人间天堂”的信仰。

斯拉文认为，在苏联时期，出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有些理论研究者对马克思社会理想的理论观点，或者作教条化的解读，或者力图曲解为苏联传统体制的理论辩护，或者对其科学的思想讳莫如深。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理论界出于当时的境况，有些人力图从反对马克思主义中捞取政治资本，有些人抱残守缺，有些人则力图把苏联模式的弊端简单地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当代许多人企图把马克思变成极权主义政治的理论家和辩护人，而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和历史时遵循的恰恰是非常人道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他的历史先驱者和一些研究人员的所谓人道主义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对个人和个人解放的方式的理解方面。

斯拉文认为，同任何人一样，马克思在自己的创作中也难免犯错误。马克思的主要错误在于，他过高估计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程度，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借助于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潜在的资源自行发展的潜力；他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作用，过低估计了中小资产阶级的生命力。但是，这是天才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并没有改变和推翻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的总的预测。斯拉文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理论中的科学思想，还是对马克思论证思想观点中因时代局限和科学局限而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在后来的理

论研究中，都存在着无知的侮辱和误解、误读。目前在世界科学中，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能够使人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经典体系以及与此有关的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反，只有利用马克思的经典遗产，才能够全面理解和评价社会生活的现代过程及其最新的思想流派和价值。

斯拉文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分别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论述：“理想的人道主义和历史的真实性”、“马克思思想的怪异之处”、“理想的起源”、“宗教是‘人民的虚幻幸福’”、“为什么‘犹太人问题’成了一个普遍问题？”、“‘自由的人的社会’及其对立面”、“‘真正的历史’不是结束，而是开始”、“马克思的理想能够实现吗？”、“工人阶级及其使命”、“在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征途中”、“马克思的预见与马克思的错误何在？”、“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兵营式模式的破产”、“同马克思一起走向未来”等。另外，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思想，译者将斯拉文的另外三篇文章：“论‘新’、‘旧’社会主义”、“被无知侮辱的思想”、“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也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在分析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时，斯拉文教授提出四条主要原因：第一，社会主义没有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没有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和生命力的最重要的标准。第二，社会主义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第三，政权脱离了劳动人民，仅代表党和国家官僚的利益。第四，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这个党在实践中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总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学说。如果能够彻底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方针，如果不过早地取消小私有



经济和消费合作社，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同民主对立起来，而是使社会主义更加民主，这一切悲剧就不会发生。但是，私有制也同国有制一样，并不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有将两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才能获益。这一点不仅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得到证明，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证明了，只有坚持走多种经济的道路，将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首先稳定商品的生产，然后开始逐步扩大生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被彻底消灭。中国经济改革的榜样证明，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历史上是正确的。

斯拉文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与反思资本主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社会形态的演变依然没有结束。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能够最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生命力。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能够找到证实马克思科学思想正确性的论据，比如在使人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现代技术革命中，在要求用科学方法自觉管理经济的蓬勃发展的生产社会化过程中。另外，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和历史思想——使用“普遍的”创造性劳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的思想也得到历史的证明。他坚信，不久的将来，将再次掀起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研究热潮，21世纪初世界和俄罗斯对马克思著作的需求开始升温就证明了这个论断。

马克思这位伟大的学者和革命家的名字在俄罗斯早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培育了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苏联时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是国家教育的必修课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的学说在苏联变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苏联解体和苏维埃政权垮台之后，在一段时间内，马克思的名字及其著作被人们完全淡忘了。斯拉文教授这部学

术著作的出版向世人表明，今天的俄罗斯人又开始对马克思的思想感兴趣了。但实事求是地讲，目前俄罗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只局限在学者的小圈子里，其规模根本无法同苏联时期相比。

斯拉文教授的这本书篇幅并不长，但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不管读者是否赞同斯拉文教授的研究结论以及他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理解，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功底较为扎实的学术著作，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代表作。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经过多年社会动荡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了回归马克思的倾向。这对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来说是最令人欣慰的事情。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作者本人将中文版权无偿赠送给译者和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孙宽平博士和策划部主任邢艳琦同志非常重视这个选题，立即决定列入出版计划，为本书的及时出版创造各种条件。邢艳琦同志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布哈林研究权威郑异凡老师在百忙中抽时间审读了这本书稿，并对译文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理论和译名方面的问题，及时得到了中央编译局老前辈的指点。译者谨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理论水平有限，译者在翻译这本理论著作时可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恳请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孙凌齐

2006年5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



被无知侮辱的思想

与高等院校的一些教师交流的时候，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总是这样对我说，马克思的思想和理想完全属于19世纪，与我们时代的现实相去甚远。对这样的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具有其现实意义，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与反思资本主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主义作为完整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尚未结束。我坚信，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能够最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生命力。因此我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将再次掀起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研究热潮。出现这种热潮的原因有三：其一，经典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全球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指出过这种可能性；其二，俄国再次出现资本主义，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特有的一切消极后果；其三，西方著作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能够替代马克思社会理想的理想。时间充分印证了下面这种推测：21世纪初世界和俄罗斯对马克思著作的需求开始升温。

与此同时，批评马克思的作品也在不断增加。实际上，苏联后时期出版和再版的所有著名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出版物都充斥着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若想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继续影响现代舆论的，只要知道卡尔·波佩尔、雷蒙·阿隆、弗朗西斯·福山这些外国学者的名字，或者了解一下无数再版的上世纪俄罗斯思想家的著作，如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鲍·维舍斯拉夫采